

科布林士以南地區

盟軍繼續渡越萊茵河

蒙哥馬利所部橋頭堡壘延至卅哩

【路透社倫敦廿五日電】盟軍在科布林士以南地區，已將萊茵河上的橋頭堡壘，向東推進至卅哩。盟軍在該地區的進展，已使德軍在該地區的防禦，已告崩潰。盟軍在該地區的進展，已使德軍在該地區的防禦，已告崩潰。盟軍在該地區的進展，已使德軍在該地區的防禦，已告崩潰。

東綫紅軍連克四城

托爾布金率部向維也納推進

朱可夫部直搗柏林之戰迫近

毀敵艦廿萬噸

蘇聯海軍在兩週中

蒙哥馬利昭告將士

馳騁於德國北部平原

毫不放鬆的追擊敵人

視察萊茵東岸

邱吉爾、蒙哥馬利

最後一個回合的開始

泰德告空運人員

膠東農業合作社介紹

(上接第二版)

（乙）這種合作社的優點：一、由於農民缺乏土地，而合作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二、由於農民缺乏資金，而合作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三、由於農民缺乏技術，而合作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四、由於農民缺乏市場，而合作社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丙）經驗及今後方針：一、加強宣傳，提高農民對合作社的認識。二、加強組織，提高合作社的戰鬥力。三、加強經濟，提高合作社的生產力。四、加強政治，提高合作社的凝聚力。

太平洋戰爭形勢

使日寇異常驚慌

盟國戰犯委員會工作

應即公開讓世人知道

盟國戰犯委員會工作

應即公開讓世人知道

盟國戰犯委員會工作

應即公開讓世人知道

盟國戰犯委員會工作

應即公開讓世人知道

盟國戰犯委員會工作

應即公開讓世人知道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傳倫敦波蘭人士

將和波蘭政府談判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巴黎政府要求

超空堡壘炸名古屋

破壞敵二美飛機工廠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馬尼拉南軍完全肅清八打雁灣

天
監

一、四十四口井，口口

全萬明見到鄉長，鄉長却說：「這上正上月，怕老百姓不能成吧！」

全萬明說：「你身處許多話，道話可說差了。毛主席常給我們講一句話，『幹部要起決定作用。』是我們跟在老百姓後面走，還是我們要領他們走？問題是沒有時間了，我們要趕緊排前完成打井的工作。」

全萬明說服了鄉長，見了見糧食份子底面，又說了些多話，讓大家有個準備。第二天召開黨大會。他在會上宣傳黨說：「伯伯叔叔，哥哥弟弟，大家都來齊了。關於打井的事，我有幾句話說。」

正月十二，羊果鎮大廟會舉行了。男女老少，親戚朋友從四面八方來趕會。好熱鬧，見日不下三五百人。

每人喝一杯水，三人喝一盞。往年，吃水好艱難，人担水艱難，牲口飲水也艱難。今年，光景變了。羊果四街有井：古應，古應龍，水桶放下就；古應，古應龍，水桶放下就在門前好，不熱水，不熱水喝。男女老少談井好，親戚朋友談井好。特別是肝肺談，心裏想井井。

打井運動由老百姓自己的黨裏宣傳團

是很多的，什麼「春耕貸款」、「確牧貸款」、「黃陂貸款」等項貸款很低，（月息五釐）的確好像很低，（月息五釐）的，是一種糊塗的欺騙。動產或不動產的抵押，還得時且規定在秋產品收穫時得隨時波動很大，收成時期是一般農戶，在這樣的時說「與農合作社」，然其目的招徠，這樣一來了他掠奪的巨額預報。

需要的使用在物上「與農合作」，如植棉一項，除「貸款」下來了，股務協同的，他們挽救了民間的棉花老樹，毀壞了婦女們和革命家們的財產。不但不准許老百姓榨油、釀酒，連做豆腐也是受了股務協同的。

這是更惡劣的，在這種的條件下，用品，整個兒給「配給制度」和「經濟統制」所控制了。再說「配給品」不但數量減少，質量更是惡劣，就拿布疋來說，一般老百姓用三種綢布：「純綿」，這可以說是稀奇少見的。「混紡」（百分之四十的蠶或人造絲的也只有少數。）有的只是「純麻」的花洋布，這種布一經水洗，就快破爛了。

當兵、納稅、服役。

偽「軍律」八年（一九四一年），蘇聯政府頒佈了「國兵法」，在第一條上，這樣規定着：「年滿十九歲滿洲帝國（？）的男子，皆有當兵的義務。」按照

整地

多耕深犁，地裏出黃金

地種三年親如母，再種三年比母親。

邊區農民對這方面是不重視的，因新經驗很

是重要的，因新經驗很

漫上一次水，頂上三年
糞，漫過一次水，頂上二
石油。（三邊）

以上是整地、修水利的
混。

上糞上了一点醋，出黃
個針尖尖。

得好。

養娃娃離不了奶，種莊

——邊區農家研究資料之二

整地和施肥

康敏

得提個的。

此外還有兩句：「牯雞不在上，長好金在時。」

家有萬石糧，不如屎泡灰。

第一句，顯然是不對的，是一種十足的二流子說法。第二句，原含糞肥料比較豐富，但如果和灰混在一起，會使糞肥揮發跑掉了，所以屎泡灰不是種肥的好辦法。讀了這辦法，春夏秋冬可以用

「我是和泉長大的人。下到三四里地的深溝裏掏水吃是一件大困難事。你們知道得比我清楚。該有多年了。你兄弟壽齡，老弱殘廢，吃不上水，有錢的人買牲口飲水，無錢的人下山挑水。一個孩兒生時，天沒明下雨，等一個挑來轎頭挑水上山時，天沒明打雷。一天挑來三担水，一個大清早晨便過去了。人還要累得個不成樣子。媽親們，這是我們日常過光景的事，一件大困難。」

「毛主席苦口婆心叫咱們發展生產，可是挑水誤了咱們多少工呀。我們算一算，伯伯叔叔，你們都是老當家的，你們自然知道。一戶人家花一個早晨挑水，三戶人家就得一個整工。咱們太樂觀，一千戶人家，算不得一個整工。咱們上一百個工嗎？這樣一個月一年又合多少個工呢？挑水誤工就好比一條繩纏縛住了我們的胳膊，叫我們不能好好生產。今天我們要仔細想一想，怎樣解開這條盤工

的繩結。」

開明的土紳們聽了都個個點頭稱是，

了。

元宵後幾天的一個深夜裏，區書姚德賢已將機房打井底經驗研究好了。他和全區長兄弟般的商談着，商榷，那樣，給各鄉打井底指示信開始發出。爲什麼需要打井——老百姓日常生活上的困難，就託生產。用什麼方法——先脫服襪份子，經過黨衆底壓服，加上行政上的領導，再由黨衆自己動手來打。期限——盡可能在老百姓上山耕地前搞完，搞不完呢，便俟來，不要誤了春耕。其它具體情形，可以斟酌的對付。

每一鄉，每一村，都在掏井：打新井井，掏舊井井。生活，向好處走，紅水得像萬家村一樣。

一個區裏各村走，鄉鄉開。

「咋嘛？打下十幾丈還沒出水，再打吧，打下一定有水。」

「咋嘛？出水不多？打過石頭底就有泉水。石頭底下的在廿丈以下，有的在卅丈以下。不要怕，大家一定能成的。」

村轄區二十個也)。

偽警的任務是替日寇做爪牙，監視人民行動，掠奪人民財富，鎮壓人民反抗。還在「九一八」後開初的幾年裏，抗日義勇軍遍地興起，傀儡的偽「滿」政府還沒有安穩時，日寇曾在各縣城鎮設立「保安隊」與「自衛團」，並在城、鎮及較大村莊之間，都安設了「警備電話」與「警備路」，以便直接和城市或火車站聯絡，以這樣嚴密的交通網和軍警武裝，企圖鞏固牠的侵略統治。

「正規」的警察制度逐漸建立後，牠的監視人民的方法，首先是清查戶口，各村派出所中，都有所謂「民籍股」，辦理有關戶口的事情。在戶口簿上，對於人民的行動，都有詳細的登記。用專門「旅行證明書」。遷居，就業，則有「戶籍調書」。

生娃娃要「出生報告書」。死了人要填「死亡報告書」。

證件由警察機關發給，報告則經過「轉長」(相當於保甲制中的甲長)轉報。

「老日姓叫趙十家」)，這是一

「外」還有貸以野好獎勵之類的欺騙辦法。除了對抗聯的辦法外，春耕之前，一與農合作牧地專播棉花十分之對不准種植其他作物。爲生計日軍軍用原料作「民農合作社」同時獎勵，該社在各城鎮設都要經過這一機關。日不許私行作糧食交易了很低的，還讓，農民的

「配給制度」支

日寇在東北所施行的法和數百，各地略有不同的配給票制。牠的方法斤油也要「配給」其額(這是偽「專賣總局」開)發出八萬張(有票「村公所」到這「配

並按定的配給和對

東北近況的一點報導

(淪陷區通信)

肥料，派遣「調查員」，以及「配給制度」。更採用了強制的手段，如在「壯丁」還派人下鄉，除限定在「一二、二外，並強迫測定某些地這一種辦法，更使農民直接接觸物的奴隸。

更有時代特冠糧食糧食的執行，有「交易場」，凡是賣糧的，從一九〇〇年起，很多地區便有一「交易場」所定的價值，是無法生活，也就可以想見了。

配了人民生活

「配給制度」，「配給」的內容，在農村，最初使用的是「軍用」的。例如某月份有一萬八萬人口，則由「專賣署」在各縣、市、縣分設的專賣棧（二兩）「配給票」，老百姓從「給票」後，在票上簽名蓋章，領去實。

規定，滿九歲的男子謂之「適齡壯丁」，要本人的家長屆期「自願」向「徵兵習智報」，不報和逃匿者處以二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一定的罰金。每年，舉行「徵兵檢查一次」。

對於這些徵來的青年（最大多數是農民），日寇自然不能放心完全裝備他們，所以在合格的壯丁中並沒有全部人營，以抽籤法決定，然後加以極嚴密的管理。在捐稅方面，苛捐雜稅名目的繁多，是記不勝記的。種地的要納「地畝捐」，住房子要納「戶別捐」，此外，什像「軍餉稅」、「家畜稅」、「旅行稅」，「遊玩費」（看戲的捐款）……這還不過是舉一些例子而已！至於「村公所」隨時的攤派，「派出所」就地的勒索，當然更不在「法定」之內了。

此外，日寇經常驅使成千成萬的民伕，強迫他們到遠處修築各種建築軍用工程。平時境內的「縣道」「省道」或「發備路」，更限定人民用無代價的勞役來修築。當各該各種辦法都還覺得不夠時，「勤勞奉仕」的花頭就出來了。所謂「滿洲建設勤勞奉仕隊」，正是想用「奴隸經濟」的面目來隱蔽我們的東北同胞去作牛馬也。

的養下了無數次軍文益組
之「名知
窮國難可

種地不種樹，三畝種成兩畝牛。
種地種邊畔，一畝頂兩一石。
莊稼種邊畔，收不收打一石。
種地不種樹，只能收一半。
（縣中）
你家有萬石穀，我家有秋翻地。
頭伏一畝水，二伏半畝水，三伏沒有水。（劉麥地原草）
割地根，壟地畔，挖地勢，築水壩。
修水利，眼前虧，百年利。
寧修一畝塋，不買一畝田。（關中）

少，農藝也不多。
施肥
肥料方面的農藝，絕大部份只是說上糞的重要性。
人耕地皮，地哄肚皮。
莊稼蓋死人，除非蓋錢和人勸。
莊稼澆濃糞，買賣憑腰本。
要想吃香的，離不開髒的。
種地不要閒，全靠地和糞。
燒香不見功，上糞見大功。
把糞當寶，莊稼一定長。

冬天不拾糞，春耕過後悔。
種地海巧，糞大水餓。
多拾糞，多種地，撒住一年頂三年。
人動不如地近，地近不如上糞。
深耕淺種，薄地上糞。

讀了呂烽
對一
一文
編輯同志
嚴毅統

讀者來往

了將這工作的一些問題

同志的商榷信後

評定土地等級」

的說明及更正

果這書是一件新的工作，爲能及時的反映出來，供大眾試用一下。

五穀類，冬天貯藏凍破，可以捲一個厚紙，中間放鐵釘，以後的雜糧穀類，吸收後，同時又可把雜糧等溫成堆肥，此法大家可試用一下。

有經驗的漁民捉起魚來，像拿了一件尋常的事似的，特別是趕來溪邊。覺得全區長說出了他們心裏的話，真是替他們出了一個好主意。本來，他們整天生產忙打，就是早晚拉水難。打撿大家伙一句我一句地討論打難。打撿的世間。最後，分組的負責人選舉出來了：任學孟、任格才等等。並且發動競賽：看誰先撈工，誰先掏成。打井運動開始發動起來了。

大雪。雪迷漫了山野，也蓋住了茅草。打井的事在偏僻的地處發生了困難。『下雪，不怕，有辦法！咱們搭起藤棚來掏。』驚歎出牛，日子不多了呀。』全區長就說了大家，又親自借車臨陣夫宸縣棚搭起來。

木架架好了，繩結做好了，掘土的鐵頭也都齊備了，只等掏井的工人下去。『古井下去不得啊，會開死人。』先是個燈下去試試看。『一幌一幌的，吊下去，滅了。』衆人有點驚異。

『再吊個鍋下去試試看。』活雞吊下去，死鴉吊上去了。大家不禁有點胆怯。『全區長心裏有數，他是說和老年人談過。』古井裏面是有點悶的，但決不會悶死人，年時他自己就掏過井。想過。

這是解決他自身的困難。『咋嘛？還要看看風水嗎？我能行！四厘高，中即低，先生是頭。』

『咋嘛？陰陽先生齋虎明說井邊打在人家麥田裏？豈有此理！他一再被壞壞了百姓的利益，我們要好好改造進他！』

經過多少個鬥爭，出過多少個主意，太樂區底打井運動終於在四四年裏完成。吃水底困難和生離力底東鎮被解除了。但是，那口井多深，那口井怎樣才開工，那口井上的井房是怎樣蓋起來的，全區長都會經用過心。老百姓說：『千百年後，咱吃水忘不了打井人。』四十四口井、一口井上毀了全區長的心血。

二、打攪泥神神，蓋新學校

八月裏，秋天的太陽鋪在寬敞的麥田上。太樂區的青年人，頭上蒸白毛巾，手上海濱藍襖褲，把把帝君從福源的古廟裏拖出來，一塊兩條地的將頭打掃了，隨着身子也給毀掉了。『泥神神哪，你們上天去一趟吧，留下人間的王爺王爺們的們受救。』許多人嚷着，拍手笑鬧。泥菩薩本是泥土做成的，復歸於泥土。

孟文德

日寇爲了貫徹其軍需資源的目的，在東北施行了「統制經濟」，設置了「經濟警察」，專門檢舉爲例：在偽「滿」，各縣的行政是不能互相關連和交換的，因此，雖在豐年，也還有很多地區鬧飢荒，缺額的地區仍然不能向別處運糧。所以常有相鄰的兩縣，糧價高低相差很遠的。這原因也就發生了「走私」的現象。日寇的統制的目的，就是因爲要防止剩餘的地區把餘糧「消耗」到飢荒的地區，這樣才可以盡量搜刮這些餘糧。在這糧場台下，「經濟警察」有了工作，封鎖糧庫呀，禁運出口呀，搜查走私呀，這中間正不知餓死了多少人，丟盡了多少農民的血肉呢！

所謂「興農合作社」

一九四〇年，「興農合作社」和「金融合作社」合併，成立了所謂「興農合作社」。在偽滿「新京」，設有「興農合作社中央理事會」，統轄各縣、各旗所有的各分社。每一分社在全村設有所謂「興農會」，這樣的組織極普遍。譬如僅有少數蒙古牧民的興安地方，也沒有例外。普通以相鄰四五十家爲一「會」，會長都是當地土家耆紳們充當的。

「興農會」的時候，用所謂的「低利貸款」口號來吸引農民，說會員都有借款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一種腐敗的，套騙錢的統治制度，猶如無數的繩索鎖鏈，把老百姓緊緊的捆住了。

以後，又用另一種腐敗的物事，一種由「農村公司」發給的，再由「村公所」發給了，老百姓才算是實到了。在城市裏，則有所謂「配給」，「一帶」上註有和數量。同樣在限定的「配給品」數量是少的東西，一般還不能達到每月最多二兩（去年）章說：「豆油連吃與食用是筆誤。」

石炭是「配給」不到品」，老百姓根本沒有；鹽是絕不會「配給」給屠宰，平時也不賣不到肉侈品。民間婚喪筵席，那更可憐了，記得四一只值賣七尺。

老百姓自己生產的東東的不敢隨便吃，種大豆只能紡織布穿；所有家，不准私藏一點點。說是違反經濟統制一點點，為了防止老百姓這種腐敗的，他們還想種別的、雞、鴨、所有老百姓

的。白米與麥麵被列爲「軍需物資」，買不到。除非過年過節，你一斤半斤的。鐵坊不能隨便吃。醬油與燒酒，早已成爲奢侈品。早已隱跡多時了。至於布疋，早在××縣××村，全年每人只有一尺布。

糧食，除了派給「經濟警察」還很有限額。譬如在糧庫小販子都換用石油煮粥上了手。

「通報制」。每月自備「頭等口糧」人口和可領貨物物品種類時間內，到指定的商店持「購取證」。

得可憐的，譬如鹽和牛油之類，到每人所需的半磅。牛油每人每月十八日限新日報章的人，每人每月兩市斤。」這恐怕

在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持張道藩發行的《文藝先聲》第五卷一、二期合刊上，載有一篇題名『空軍的文學與文學的空軍』的短文，公然提倡文學特務。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當空軍然後有『空軍的文學』；有空軍的文學我們更希望有『文學的空軍』。開門見山，直接了當，接下去，於解釋『空軍的文學』之後，便引伸到『文學的空軍』附：

『僅有空軍的文學，只能在文學創作方面增添不少的荒涼而無益地消耗國家的力量，未能

空軍必須在戰鬥裏成長！在文學的空軍傳播下，十萬二十萬的文刊物發行了；在文學的空軍偵察下，一切東吳崇崇的活動立刻歇絕；在文學的空軍的應逐下，許多呻吟的文學，許多迎合低級趣味的文學，許多無關痛癢或無用的文學馬上倒戈了；在文學的空軍的轟炸下，那些指得的侵略性的文學，那些惡化的違背國家民族的文學一齊粉碎了！！』

末尾，並附命令一條曰：『嚴密組織文學的空軍！！』

何等威風，又何等果決！這是文筆所能寫得出來的嗎？文末著着『培植』字，是新報的主編趙天培了。已不見經緯，但與祇提開台編幕，

微木

是相當重任的人選了。

這一本『文藝先鋒』是去年八月的，時間隔了大半年，不知道這個學的空軍運動如何呢？但看起的那刊廣告來，除了一本『文藝先鋒』外，這大都是那些被壓爲『鬼鬼祟祟』，『含冤抱屈』，『無的放矢』，『性』而兼『侵略性』的進步文藝爲所爭奪，雖在『文學的空軍』『偵察』、『驅逐』、『轟炸』之下，尚未刻歎跡，『馬上倒斃』，和『一碰』掉，雖然有這個『文藝先鋒』上陣現蹤，以裝門面，來配合那些『文學的空軍』，進行『偵察』、『驅逐』、『轟炸』，仍是枉然，嗚呼休矣！

（二月十二日）

檢討研究，所以，我在去年十二月廿六日日報報刊題沒有很好的寫清楚，以區現行各鄉，都是依家，實際上我們不是這樣，那裏提出來直得商榷訂定工作時，有的同志說訂定生產條件的優劣。在實定土地的等說一文，在要更正：四關一行。在我們的實定工作中，應該該成地，應比原地流的河邊地，也川地或且延安縣的塹地，也沒又六排廿七，『一運用』，應改成『一運用』，有的同志是這樣運用

的。關於土地等級的問題，是我們開始在實習工地上等級的高低，來測濟家庭貧富繁榮的總結會上，已經給出了其他各鄉進行工作時，仍按缺畝留，去年十二月廿六日的「評定土地等級」文句上還有開處我寫着，五排二行的工作中，應改低」在低」因為那裏說的是被水冲壞地，不能與相提並論，而我們有確定標準商量。

任琛：我們工作中是這樣

三月初八日發
農糧稅捐課報組